

煎饼往事

◎梁占庭

岁月总是和美食搭伙过日子的，记忆里的味道，总在不经意间勾起如诗如醉的旧时光。指缝中溜走的日子，悄然储藏在心中某个角落，猛然间被味蕾拉回现实，大概就是岁月留给记忆的影子吧。

北方的饼，当然千奇百怪，花样众多，但煎饼在我的印象里，是和饺子媲美的，从早餐现做的煎饼到叠好的干煎饼，里面有太多让人怀念的煎饼往事。

8岁以前的我在农村，对于80后的我，煎饼是不可或缺的美食。没有农活可忙的时候，妈妈就会搬出烙大饼的铝锅，一尺开外，用面粉调出一盆面糊，拌一点发菜和小葱的葱花，有时还打两个鸡蛋进去，这就是摊煎饼的原材料了。铝锅在炉子上加温至适中，母亲的手放在锅上，感受一下锅的温度，差不多了母亲就舀一勺糊糊，倒在锅里，迅速端起锅左晃右摇摇，面糊糊就裹满了锅底，十余秒钟的时间，葱香味四溢，母亲便用锅铲掀起煎饼的一角，前后左右一折，一个煎饼方块就成型了，铲起来放在盘中，周而复始，一大摞的煎饼就成了一家人一餐的主食。

现在想来，那時候的发菜还不像现在成为紧缺的珍贵菜肴，总会吃到。因为外婆家不远的山坡上就有，大舅和外婆每年总会去捡几天，丝丝缕缕，像极了头发团，夹杂山上的野草和灰土。记得有一次外婆映着煤油灯在择发菜团里的杂草，看她久久不久揉揉眼睛，我就俏皮地说一句“择不出来就不吃了呗！”外婆瞥我一眼：“傻娃娃，这可是好东西，再说了哪个好吃的东西就能轻易得到啊，轻轻松松的东西人就不会珍惜了……”她笑笑继续着。我不知啥时间睡着，待第二天起来，漂过水的发菜早已乌黑地趴在窗台上。待我回家时，外婆就把晾干的大部分装袋让我带回家。母亲看到发菜，总是爱爱地笑着。

后来搬进了县城，慢慢地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也会学着城里煎饼摊的样子，用煎饼卷着葱、胡萝卜丝、豆芽菜和一根火腿肠，舀一勺妈妈自制的辣椒酱，那叫一个美味。辣椒酱是煎饼卷的灵魂，辣中透着香，也透着火红的希望。再后来，大学的食堂里也有做煎饼的，但总没有家里的好吃，现在回想应该是辣椒酱做得不好吃，不是手工辣子，也就少了点灵魂。

有一次在北京的胡同里，一位三十开外的小哥，站在三轮车后，车上摆着摊煎饼的案子家伙什，离手不远处大盆小碗盛着各种小菜辅料，一勺糊糊下锅，一个带把儿的竹刮板和着糊糊在案子转几圈，糊糊就铺满了案子，他顺手拿起一个鸡蛋，案子沿

上一磕，食指和无名指巧妙地用力，蛋液就落在案子里，竹刮板又是几圈来回，蛋液凝结在煎饼之上，泛着丝丝光亮，煎饼也就熟了。再根据食客的要求放入相应的蔬菜等，一个煎饼果子就成了。我看着他娴熟的技术，汗珠儿挂在棱角分明的额上，突然听着“帅哥，你的煎饼果子好了！”两排大白牙和温暖的微笑，“再帮我加一勺辣椒吧”我说着，他麻利地加入并递出。接过来咬一口，麻辣鲜香瞬间充斥味蕾，很是享受。唯一的不足是没有发菜那股特殊的味道，想想又很正常，十五块一个的煎饼果子，要加发菜确实有点奢侈，毕竟现在的发菜是个珍稀品种。

又有一次，在去曲阜孔林的路上，时至中午，烈日当头，朋友一行人左手拿着水，右手拿着雪糕，正值困乏，忽看到路边有个老奶奶在摊煎饼，我忍不住咽口水。

“哥们儿，咱们吃块煎饼再赶路如何？”我提议。

“嘿嘿，正有此意！旁边还有个卖凉皮的，一起一起哈！”哥们儿附和着。

老奶奶见我们走过来，热情地招呼着。一番寒暄，原来卖凉皮的妇女正是她小儿媳。老奶奶指着让我们进身后的房里去，说里面凉快有空调。不一会儿，一碟四四方方的煎饼上桌，搭配翠绿的大葱、蘸着甜面酱、裹着辣椒油，人间至味不过如此！老奶奶约莫一刻钟的样子，也进来坐在一边扇扇子，她边扇扇子边端详着我们，“奶奶，您也来一块吧！”哥们儿递出一块卷好的煎饼，老奶奶推辞说：“娃娃们，你们吃。听口音你们不是本地人啊，我几个孙子也和你们差不多大了，在南方打工，好久没回来了，看到你们想得慌啊！”她动嘴，还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眼眶充斥着想念。

不惑之年，回味一下吃过的各色煎饼，大同小异。还有山西的小米煎饼，山东的煎饼卷大葱，还有陕北的煎饼卷鸡蛋……出差路上，看到煎饼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吞口水，时间允许便买一个，过过瘾。可惜的，我既四体不勤，又不心灵手巧，始终没能学会摊煎饼，倒是妻子更胜一筹，率先掌握了制作煎饼的技艺，时不时做一下。随着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煎饼里卷的也不仅是黄瓜丝和豆芽菜了，火腿肠、牛肉丝、炸腐竹、花生酱等等，怎么卷都好吃，而且从来没吃厌过。

一炉一熬路旁，油料葱花鸡蛋黄，煎饼果子香味长，直上九天老君堂，四十不惑回顾望，失足掉进人和网，煎饼的味儿悠长，生活影子不彷徨。

菜香暖流年

◎何志坚

人到中年，越发喜欢怀旧了。近日读钱红丽老师的《桂花酿》感触良多。

“就是这样的一碗碗桂花酿，至今忆起，纵然几十年往矣，依然甜蜜如昨。这份昔日的甜，绵长醇厚，有情有义，一直留在心上，历久不散。无论何时何地，忍不住热泪盈眶。无论命运如何虐你千百遍，但岁月长河中总会有一些温暖美好的过往让你刻骨铭心，念念不忘。而因此对生活仍充满热爱，记忆会提醒你，生活再苦别忘了加点糖。

遗憾的是我没有吃过桂花酿，无缘品味到桂花酿的甜。但它却勾起了我一些少求学时的回忆，唯有想起这段尘封已久的记忆，才恍惚间，青春是曾来过的，而且也有过如桂花酿般的甜。

记得到了外地上中专后，最让我难以忘怀的便是食堂，每次去打饭，虽然都要排很久的队，可一看到琳琅满目的菜式，学业繁重的压力、对亲人思念的焦灼与现实的感伤便全飞到爪哇国了，只听到肚子“咕咕”地在打鼓，心呀那个激动欢愉，经年后想起，恍若见到阔别多年的亲人……饭菜的香味充斥着整个食堂，即便拿着个空饭盒站在一眼望不到边，浩浩荡荡的打饭队伍里，味蕾依然被挑逗得饥肠辘辘，蠢蠢欲动。忍不住用舌头舔了舔空勺，仿佛上面已沾满菜肴。

饭堂的菜式每天几乎都有几十种可挑选，之前在家里天天吃胡萝卜的我，没想到如今竟然可以吃着美味无比且不重样的菜……那时只要一置身食堂，所有的疼痛忧伤都烟消云散，幸福感被菜香塞得满满！同学看到我在食堂里一脸的馋样，忍不住憨笑起来。她们知道我总是舍不得花钱吃些好的，担心身体孱弱的我会营养不良，有时候故意多打两份我最喜爱的菜，然后推一份给我，面对同学们无声的关爱，远离家门求学的我心里溢满了感动和温暖。

那时我最爱吃的有几样菜，“糖炒芥兰、甜酸蛋、炸鸡腿、酱油鸡翅……”食堂二楼和侧边窗口还

外公的粿

◎黄海樱

外公做的粿，是我吃过最美味的粿。自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一家从海南岛返乡定居三十多年的时光里，过年吃上外公做的粿，一年才算是圆满。

我的外公，不只是我们当地黎族族人尊敬的族老，乡邻爱戴的老校长，在我的眼里，他还是一名做粿能手。记得外公身体还硬朗的那些年，每年一到腊月，他就开始筹备做粿。整个腊月期间，他一趟又一趟地跑到离村子10多里地的县城，把精心挑选的糯米、猪肉、花生、椰丝、芝麻等食材，如蚂蚁搬家一样样的买回来。

除夕前几天，外公就召集子女及亲朋好友，齐聚家中做粿。依然记得当年外公坐镇指挥做粿的热闹景象。外婆和舅舅、舅妈早已洗净晾干用来搓粉的大盆，蒸熟的竹筐，备好烧火蒸粿的木架。包粿的生菜是大舅妈种的，提前一天收割回来，整棵清洗好，倒挂在竹竿晾干；垫底的菠萝蜜叶子，是表弟兄自家果树采摘的，专挑大张的老叶子，也已洗净晾干水。

做粿那天一大清早，舅妈就挑着用井水泡好沥干水的糯米，到村口的碾米房碾粉。外公掌勺把切成肉丁的五花肉、椰丝等煸香，用一个大盆装好，加上炒熟脱衣的五香花生仁、芝麻，再加盐、糖、花生油等调料拌匀。待他亲自试味道过关后，做粿的馅料就准备好了。糯米粉一回来，外公就根据米粉总量，舀几勺出来，加入热水搓成团后，把这团粉放进沸腾的水中煮至变色，再捞出来，放进装满了糯米粉的大盆中间，再加上几勺热水，围绕着这个粉团，把所有的干粉揉进来，搓成一个结实柔软的大粉团。外公再从这个大粉团里，分搓出一个个比乒乓球稍小的小粉团，分发给等待做粿的众人。

在外婆的带领下，大家用手指把小粉团捏成一张厚薄均匀的圆形粿皮，将适量馅料舀进中间，再把粿皮边打折扣口捏紧，一个粿就包好了。待粿已包好数十个，外婆就拿来蒸熟的竹筐，让我们分出一两个人负责包粿。用一张生菜叶上下左右折叠包裹住一个粿，犹如给这白白胖胖的小家伙穿上一件碧绿的衣裳。穿好绿衣裳的粿侧着身子，一个挨着一个，被外婆整整齐齐地码在筐里。外婆再精心挑选一部分包得特别漂亮结实的粿，用雕刻有福寿等花纹字样的圆形或寿桃状的木制印印粿。将粿收口的一面对着粿印，稍用力把整只粿按进印里，直到粿的底部与印口水平，拿起粿印轻轻一敲，印好图案的粿完整脱落，再在粿底垫上菠萝蜜叶子，将其放在生菜叶上面摆一层，一筐粿就弄好可以下锅了。

蒸好的第一批粿刚出锅，外婆把最上面那层印有花纹的粿挑出来，用红水在中间点

上一个红色印记，这是专门用于过年祭祖祈福的。我们这群馋猫孙辈，早已按捺不住，徒手拿起热腾腾的生菜叶，吹着气，迫不及待往嘴里送，真是又烫又香！待粿煮熟过半，外公便吩咐两个舅舅出门送粿。那些年，外公几个出嫁的姐妹，外婆的娘家亲人，两个舅妈的娘家，外公外婆的媒人媒女，还有一些亲朋好友，舅舅们从骑自行车到摩托车，把这份饱含外公心意的粿一一送上门。我们和小姨一家就自己打包带回家。等到我们这一辈长大，送粿就变成了表兄弟们的任务。

记得那些年正月里的头几天，我和姐姐的早餐都是吃粿。重新蒸热的粿，浸满香油的馅料被唤醒，外面是软糯适中粘着生菜的粿皮，咬下去满口生香，每一口都是满足和幸福的味道。外公的粿不只我们喜欢吃，所有吃过的亲朋好友，都赞不绝口。

正月的最后一天“正穷节”，外公也会召集子女们做一餐粿。外婆常说：“正穷，蒸穷，吃了蒸穷粿，就会身康体健，添福添寿。”这天的粿皮里加入了新鲜采摘煮熟的田艾揉搓，吃起来带着一股淡淡的田艾清香，味道更胜一筹。

前些日子，看到茂名建起了首个以粿为主题的非遗体验馆——粿村。如果外公外婆还在就好了，我想陪他们去看看这热闹火热的粿村，再和他们一起回忆那些做粿的往事。

新年祝词

◎庄家银

明天 要早早抢步 向黎明出发 不负阳光的生命之约	洒脱而去 不带一丝哀愁
满天的霞彩 已把大地 装点成高贵的殿堂	一声响雷 打通土地的任督二脉 一场春雨 把午夜的梦淋湿 苏醒的河流 重新焕发涛声
一朵喇叭花 开得夸张 似在娓娓诉求 又似在沉醉歌唱	轻盈如雪的燕子 正舞动剪刀 为一场盛大的花事剪彩 一根根破土而出的小草 以浪的姿势 向着春天赶集
直抵人心的风 自由而来	

不曾褪色的画卷

◎如夏

稚嫩的声音在我的耳畔响起。我扭头一看，一个大约七岁，背着小书包，戴着口罩的小孩儿站在一米开外，他歪歪着小脑袋看着我的画板，用手指向那堵浮雕墙。

“嗯，不认识，但我觉得她是一个英雄，你认识她吗？”我停下手中的画笔，有意要逗弄一下眼前的小家伙。

“你居然不认识她！她是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小家伙用一本正经的神情看着我。

“那你给我说说她的故事。”一个小孩儿说出这番话，令人不禁侧目，我饶有兴味地看着他。

“将万人敌，兼长古所难。高州女刺史，奋颜何桓桓。一代叛臣谋，反侧旋自安……”小孩儿丝毫不胆怯，张口就背诵上了一段我并不熟知的文言文，这倒是让我始料不及了。在我的惊异中，小孩儿打开书包，取出一本装帧精美的书——向卫国先生编著的《洗夫人文化精粹读本》，封面上正襟危坐的女将士和浮雕墙上英姿飒爽的女英雄俨然是同一个人。

“谁教你读的书？你爸爸妈妈呢？”“爸爸妈妈到广州当‘大白’去了，要过几天才能回来。爷爷教我读的书，我最喜欢这本了，我们经常来这里，爷爷在那里。”我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林荫道上，异木棉的树底下，一个头发花白、精神矍铄的老者正向我们走来。

“我长大后也是要当‘大白’的，像爸爸妈妈那样保护大家，像洗夫人一样保家卫国！”小孩儿快速翻动着那本不足百页的书，丝丝墨香

渗入冬日的冷风里。他的话又再一次让我始料不及，我看着他眼里闪烁着像星辰一样耀眼的光芒，这样的光芒来自1500多年前“高凉冼氏之女”以“唯一用好心”凝练成的一枚民族文化的宝石。这颗宝石闪耀于中华历史文化的银河里，亘古流传。当它以一种超越生死的信仰形式植根于心灵土壤的时候，它会像种子一样在生命里生根发芽，然后开出绚烂的花朵。像异木棉下的老者，“大白”爸爸妈妈，还有眼前这可爱的小孩童，他们在这个萧瑟的寒冬里给世界送去春的温暖和希望。

我们在翻阅人世这本大书的时候，时常会感到迷茫，恐惧，甚至是无所适从。我们需要走出去，去看看在灰暗的天幕下依然给人以惊艳的三角梅、异木棉，或者是处在十字路口的浮雕墙，或者更多。关于未来，无论是生命的延续，还是信仰的传承，往往从读懂一本书，一棵树，一个人或者一段历史开始，它们能给处于困境中的人们一种向上的、追寻的力量。而我们依靠这种力量走过过往，走向新的春夏秋冬。

清晨的薄雾已然消散，阳光在眼前这幅立体画卷上洒下跃动的碎金。这幅永不褪色的画卷将随时珍藏在我记忆的宝匣里。我放下画笔，把手中这一幅“木棉花下”图送给了那个立志长大后要保护众人的孩子，在画纸的右侧，我郑重写下了宋代苏轼为德国夫人冼氏所写的赞词：冯冼古烈妇，翁媪国于兹。策勋梁武后，开府隋文时。三世更险易，一心无磷燧。锦伞平积乱，犀渠破群疑。

◎刘永亨

红叶情

含泪点头，随后无奈地把海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扔进了奔腾的长江。

同年夏天，如我所愿，我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学通知书。为此，我欣喜若狂！

读大学期间，我看过不少电影，因为那时学校经常停电，一停电就跟章君往电影院跑，一两毛钱就可以看一场电影。但是，一直没有看过《等到满山红叶时》。后来，我买了电脑，第一时间把这部电影下载到电脑，闲暇之余，打开电脑观看，再后来下载到手机，随时随地看。每看一次都感动不已。

也许是爱屋及乌吧，我想方法找到电影的主题歌《满山红叶似彩霞》并抄在歌本上。那个年代，没有酷狗，没有QQ音乐，卡拉OK还未普及。我把喜欢的歌抄在歌本上，有空时就拿出歌本，把歌本的歌从头到尾唱一遍。同班的伟君跟我“臭味相投”，除了喜欢打排球，也喜欢唱歌。那时邓丽君的歌曲最流行。然而，我唱得最多的还是《满山红叶似彩霞》，后来唱卡拉OK时，这首歌是必点歌曲，当然也喜欢唱《片片枫叶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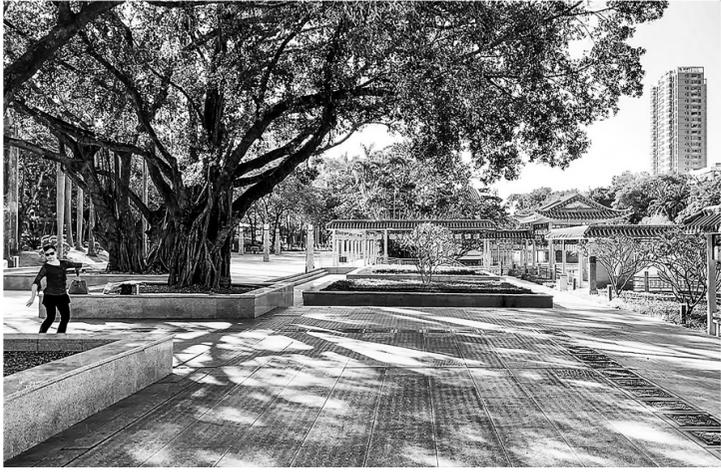
感谢我的发小云君，知道我喜欢红叶，他在北京上大学四年，每年秋天都会寄给我几片北京香山红叶。我把这些红叶视如珍宝，夹在书里，时不时拿出来欣赏。同时，萌生了到香山看红叶的冲动，可惜至今还没成行。

我住所前面的停车场整齐划一植了十来棵大叶榄仁树，一到秋天叶子也会变红。每当叶子红了，我会时不时坐在自家的阳台上看着红叶发呆、遐想。我单位路旁种的大多是香樟树，不用到秋天树叶也会变红，一年四季都有红叶掉下来，每每经过樟树下，我都会捡起一两片又大又红的，放进衣袋，带回家，放在案头，以便近距离欣赏。有时候，我的爱人会调侃说我是“红叶痴”，我一置之。

因为工作的原因，除了寒暑假，我平时出不了远门，所以在秋天的周末，我会陪志同道合的科君和武君到大雾岭、天马山、石根山、鹅凰峰、浮山岭和三官山等粤西名山赏红叶。然而，这些地方的红叶零散分布，没连成片，比不上三峡漫山遍野的红叶，但也能大饱眼福，满意而归。每到一处，我都会拍一些红叶照片，存在手机，闲暇时欣赏。

智者乐山，仁者乐水。我自知离智者仁者还十万八千里，但是喜欢游山玩水。有空都会出去走走，游过祖国的不少名山大川。2004年7月，第一次到祖国首都北京，因为是夏天，没赏到香山的红叶；2010年4月，第一次游三峡，因为是春天，也没赏到三峡的红叶。有时我在想，等到退休后，等到满山红叶时，一定要带上老伴到香山和三峡欣赏红叶！

一片红叶一片秋，唯愿一切都安好。



冬日暖阳 余力 摄

深冬了，天气日渐萧瑟，听说油城十路口袋公园的异木棉开花了，我曾在那里的附近小住过一段时日，却始终没有闲暇去好好看一看。如今，冬又来了，异木棉也开花了，我便心心念念地想着要去看看。毕竟，能在寒冬的烈风中开成一树芳华的景致在这座小城里并不多见。

在一个薄雾缭绕的清晨，我带上素描本和画架，决定去看看那久违的异木棉。经过人流疏落的十字路口，不远处那一团粉红色的云彩在向我嫣然浅笑。走到那处，一堵约两米高十米长的微弧形墙矗立在眼前，奶白色的墙体泛着淡淡的光泽，墙脚下是一圈开得灿烂三角梅。三角梅耐寒，从从绿影中，殷红的花瓣上沾着一层细如微尘的露水，润泽，艳丽，而又清新蓬勃。墙上是一幅浮雕画，健壮的战马在祥云之上昂首嘶鸣，疾风奔跑。马背上的女英雄头戴羽翎，左手拉缰，侧身目视前方，神情冷峻、坚毅而又不失温和。墙的后面是傲然挺立的异木棉，树枝稀疏，略显落寞与萧条。树顶却不甘地开出一片浅红，小巴掌般大小的花朵，颤颤地在风中摇曳。令人惊异的是它粗壮的身躯，腹大如甬，宛如一个巨大的酒瓶，圆锥状皮刺让人望而生畏。这是一棵英雄树，像浮雕画上的英雄一样，披坚执锐，势不可挡。三角梅、女英雄、异木棉、绚丽、盔甲、守护、希望……一瞬间，一系列诸如此类的词语涌现在我的脑海里，以匹配眼前这幅绝美的立体画卷！

“你在画她吗？你知道她是谁吗？”一个